

全国高级党政领导干部丛书

RENKELI WENJI
FENJIN ZAI HONGQIXIA

任克礼文集

第三卷 奋进在红旗下

新华出版社

任克礼文集

· 第三卷 ·

奋进在红旗下

任克礼 著

新华出版社



摄于2004年

序

我们面前这本书，是在讲述一个人半个世纪的经历。这是一位平常人经受的半个世纪世事风雨洗礼磨砺的不寻常经历，他从一位穷苦的农民子弟，经过党的培养，实践的锻炼，成为一位省部级领导干部。

因此，这本书也是对我们民族半个世纪所经历的社会变迁的历史记录。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华民族经历了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开始了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实际工作的锻炼，政治斗争的考验，一大批优秀领导干部肩负重任，并从中成长起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做出了许多贡献，锻炼出了优良的品格。

经历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来风风雨雨的干部，一般情况下都具备了十分可贵的思想品德。

忠诚，是他们最基本的政治觉悟。他们忠诚党的事业，具有崇高的理想追求，为求得民族的独立、民主、解放和发展，努力奋斗，扎实工作，乐于奉献，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敬业，是他们最鲜明的职业操守。无论转换多少岗位，不管熟悉还是不熟悉的地方，不论符合还是不符合自己意

愿的工作任务，都能接受下来，克服困难，改造自己，适应环境，全心全意做好工作。

勤奋，是他们最突出的精神风貌。相当多的同志，由于社会原因，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并不多，但他们一直在实践中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向基层干部学习。善于总结，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永远充满着创新活力。

简朴，是他们始终恪守的生活作风。这些同志多数生长于劳动人民家庭，有相当长的基层生活经历，对人民群众充满了深厚的情感，长期形成和保持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严格自律，生活简朴不计得失，工作严要求，快节奏，高效率。

在工作中，我同本书的作者任克礼同志，有着不少的接触和交往，从中了解到，克礼同志身上同样明显地体现着忠诚、敬业、勤奋、简朴的思想品格。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毫无疑问，需要大力继承和弘扬我们党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造就一大批忠诚党的事业、胜任工作要求的领导干部。读了这本书，我想不少同志会从中得到一定的感受和启发。

李中春

2004年5月11日

目 录

第一章	无梦童年·····	(1)
第二章	学海无涯·····	(5)
第三章	劳动磨炼·····	(9)
第四章	风雨洗礼·····	(15)
第五章	代理市长·····	(25)
第六章	无悔忠诚·····	(31)
第七章	锤炼队伍·····	(69)
第八章	放眼选贤·····	(85)
第九章	肝胆相照·····	(101)
第十章	人民最重·····	(105)
第十一章	事业无穷·····	(127)
第十二章	搏击激流·····	(159)
第十三章	边关情怀·····	(171)
第十四章	拥军书记·····	(189)
第十五章	不忘传统·····	(201)
第十六章	出国访问·····	(209)
后 记	·····	(221)

第一章 无梦童年

1936年8月19日（农历七月初三）我出生在安徽省无为县一个农民家庭，父亲任昌福，母亲任何氏，两位老人都是农民。父亲忙时务农，闲时推人力独轮车，谋一点活计养家，母亲操持家务。家乡人口多，土地少，人均不足一亩地。我家以种植水稻为主，收入微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童年的我，只知道家境贫寒，父母每日里都在为生活辛劳奔波，对家乡以外的事了解很少，对未来的生活也没有什么梦想。我的童年是一个辛酸、无梦的童年。

听母亲和长辈们说，我3岁那年，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到处拉壮丁，父亲为逃壮丁被日本鬼子追到河边，情急之下，不得不趟水过河，由于身热心急受凉水一激，得了重病。虽然逃过了日本人的拉夫，但因无钱治病，父亲不久就病逝在家乡。

母亲是小脚，不能种田。我因年幼也不能干重活，全家生活非常困难。为了生计，母亲只好到县城承租佃田的东家——地主家洗衣做杂事。弟弟也因生病无钱医治夭折，我成了家里唯一的男孩。父亲去世，母亲外出



帮工，家里没有一个大成人，亲友们十分同情我的遭遇，都热心地帮助我，让我住在他们家里。由于他们自己的日子也很艰辛，我不可能长期住在一家，只好由众多亲戚轮流抚养。

在我们村，多数人家对我们持同情态度，关心我们，帮助我们。但也有瞧不起我们的。那时我虽年幼，看到这些情况也慢慢体味到了人间冷暖，懂得了世事道理。这些对我后来参加工作、为人做事都有很大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农村是很穷的，粮食不够吃，每到春荒，只能挖野菜，有时实在受不住也在田间铲一点油菜充饥，没有油，也没有盐，炒菜时，味道难闻又难吃，现在一闻到炒菜味，就想起了当年的情景。那时乡村基本上没有学校，个别村利用旧祠堂开办私塾，外婆和舅父母们看到我孤身一人，又是任家唯一的男孩，虽然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但还是咬咬牙把我送进邻村的私塾里读书。学校离外婆家比较远，遇上阴雨天，道路泥泞，又陷又滑十分难走。没钱买水鞋，我就打赤脚，即使下雪天也是这样，到了学堂，人站在门里，脚伸出门外，用屋檐下的滴水洗洗脚，然后再用手擦擦脚，那时也没有袜子穿，光脚穿上布鞋。坐在学堂里，虽然天气很冷，但一想起有书读，心里就热乎乎的。

记得刚入学时，都是一群乡村没开化的孩子，什么都不懂。一次老师在课堂上问我们，一斤铁一斤棉花哪样重？我和同学们不假思索地回答，铁重，铁重！至今想起



这些事，还觉得很有意思。

穷孩子读私塾，多半买不起笔墨纸张。练字时没有竹纸、墨水，多是以手代笔，以水当墨，只是在交作业时才舍得动竹纸、墨水。不到两年的私塾生活，我学到了一些知识，虽然还想继续学习，但亲戚们再也无力负担了。

离别留恋的亲友们，回到自己的家里，除了两间土墙草房外，其他也就没有什么了。随着年龄增长，我也慢慢地学做一些农活，像锄草、插秧、割稻、割麦、车水等都做过。虽然不内行，但也能自食其力。农闲的冬季，我还参加过加固刘渡长江大堤的劳动。

第二章 学海无涯

我在童年虽然读过私塾，学到了一点知识，但真正得以学文化，长知识，提高觉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是党和政府的培养，让我上了文化夜校、干校和党校。

1952年，也就是我15岁那年出门找工作，辗转到铜官山铜矿当了一名矿工，开始在工作之余有了学习的机会。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产业工人，除少量从旧社会企业选调的老工人外，绝大多数是从农村来的农民，基本没有什么文化。矿山领导根据这种情况开办了矿工业余学校，每周一、三、五上课，赶上大夜班的那一周，晚上学文化，就无法睡觉了，因为上课结束后又要上夜班。从1954年开办到1958年大办钢铁停办，我都一直坚持了下来，达到了初中一二年级水平。记得一次写作文，老师还把我的作文在班上展评，心里不知有多高兴！几年的业余学校学习，虽然吃了不少苦，少睡不少觉，但收获很大，不仅文化提高了，知识面宽广了，我各方面的素质和能力也得到了提高，更重要的是这为后来工作拓宽了路子。



1957年反右派之后，为了培养工人阶级新型知识分子，省委决定选调一些同志脱产学习。从工农速成中学开始，用6至8年时间学习，保送大学毕业。当时选人的条件是优秀工段长、车间主任，年纪轻，表现好，并具有初中文化，经考试合格即被录取。我所在的铜陵市一共选送了四位同志，我是其中之一。记得1958年夏天，我们去安庆916中学应考，不久即接到书面通知被录取了。校址在安徽巢县北门的军干校。后因大办钢铁、农村自然灾害和“整社”等原因而停办。学习是我梦寐以求、非常向往的事，失去了这次脱产学习的机会，我十分痛惜，心想以后恐怕再难有这样脱产学习的机会了。

既然不能去学习了，对自己的工作、生活也有了一些新的考虑。在工作安排稳定后，我就与本矿职工胡玉珍同志结婚了，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她是矿上一名机械运转工，后来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被矿上评为先进生产者 and 优秀党员。

我是很热爱学习的，虽然失去了脱产学习的机会，但我并没有停止学习。那时我已懂得，人类知识归结起来就是两大类，一是书本上的知识，一是社会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学无止境，不管什么形式，只要认真去学并长期坚持，一定能有所收获。于是，我就一如既往地实际工作中坚持自学。这样一晃就是二十多年，我由一般干部成长为市地级干部，工作觉得还能适应，一切觉得都很顺利。实践证明，实际工作中也能学到知识，更能锻炼人。在同



龄人中，我是幸运的，1983年秋季安徽省委推荐并经中组部批准，派我去中央党校脱产学习两年。当时，我刚接任铜陵市委副书记、有色金属公司党委书记，后者是中组部1983年1月10日发文任命的。当时我心里想，这个时候恐怕难去成，自己无法开口，工作也确实离不开，但省委和市委从全局考虑，还是把我送去学习了。那时选拔干部强调知识结构，没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干部，使用会受到限制。送我们去脱产学习，既是强化培训，也是政治上关心。

在去中央党校学习前，市委调一名资深的副市长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承担我的一部分工作，这是对我脱产学习的最大支持。从1983年9月到1985年7月，我在中央党校干部文化进修班整整学了两年。从基层到北京感到差别很大，北京建设成就辉煌。从矿区到校园感到是两个世界，党校安静，环境优美。入学后，经过短时间的调整，即转入正常学习，我们每周24到28节课，下午有作业，晚上听讲座，时间安排得很紧。因我们这个班比较特殊，人称“黄埔军校”，全班80多人，基本上都是地厅级干部，多数没有大专以上学历。所以，主要学习文化知识，课程设置与党校轮训干部的内容不一样。还从外校聘用了一些教师给我们上文化课，开始有些吃力，很快也就适应了。我在班上年龄、文化均属中等。

那时的党校生活简朴，虽每人一间房，但卫生间、浴室、电视、电话都是公用的，吃饭提前填写菜单，尤其是本周五定下周一的饭菜，时隔两三天，有时胃口不行，



有时记不清，经常吃错了“对象”。当时党政机关干部工资都偏低，我虽然是市委副书记，因在大企业兼职，工资比别人高，每月有145元，还算过得去。有些同志确实很艰苦。两年学习时间不长也不短，如果这期间身体顶不住，不仅学习跟不上，自身生活也无法解决。所以，我与爱人商量，学习期间家庭只保证基本生活，不办其他事情，叫“发动全家聚资，确保重点项目”。那时学习风气好，大家一心放在学习上，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没有多少社交活动，老师授课也非常认真。我们班都是成年人，理解、运用能力比较强，但记忆力不如年轻人，越是这样，我们越是刻苦学习。每天早晨6点多钟起床活动，晚上11点以后休息。不论主课还是辅课都不愿丢掉，尽最大努力多学一点知识，每次考试时都不愿过早地离开考场，反复看卷子，能多考一分也是好的。入学时，觉得两年时间很长，够用了；快毕业了，又觉得时间不够用，还有许多知识未学到。

1985年7月，我们毕业时都拿到了中央党校全脱产学习的大专文凭。当时的校长是王震，第一副校长是蒋南翔。毕业后我的工作岗位多次变动，职务不断调整，担子越来越重。如果说还能比较适应的话，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得益于中央党校这两年的学习。我觉得勤于学习是我的一个特点。无论是向书本学习，还是向实践学习，无论是脱产学习，还是在职自学，我都从不放过任何学习的机会。

第三章 劳动磨炼

1952年8月,我刚满16周岁,为了生活离家找工作。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孩子,没出过远门,见人不敢讲话。临走时,母亲托人到区政府开了一封介绍信,证明是“良民”,我拿着介绍信从江北无为到江南的铜官山找工作。那时家里很穷,拿不出两床棉被,只有一床盖絮,一床垫褥还被截成两半,留一半给母亲用。就这样,我背着被子徒步走50多里再转乘小轮渡过长江,无亲无友无处歇脚,白天寻找招工的单位,晚上只得在建筑工棚的屋檐下睡觉。

安徽铜官山是个矿区,也是古铜都。1952年开始恢复建设,当时正需要人力,我应招当上了华东建筑公司的一名建筑工人。建筑工地除瓦木工师傅外,壮工们主要是两样活:一是运砖瓦,当时运输工具落后,建筑运砖都是人挑,一般每人每次挑20块,大约100斤左右。年仅16岁的我同那些成年壮工一样也挑20块,虽然也能挑起来,但比较吃力。如遇雨天,砖被淋湿,一块起码要多重一斤,有人专拣底层的干砖挑,我们这些从农村来的小孩不懂那么多,也不敢投机取巧,不怕自己吃



亏，只害怕人家不要我们。20块湿砖挑起来确实很吃力，但也只好老老实实干，就是这样到月底一结账，也只够伙食费，没有多余的工资。因当时还不算正式工，一部分人坚持下来了，一部分人吃不了那种苦，都陆续回家了。

二是搅拌砂浆。这种活也很吃力，特别是石子砂浆很难搅和，要有力气才行。后来慢慢懂得搅拌石子砂浆时底下放一块钢板，那就省力多了。搅拌泥土砂浆稍容易些，但也有学问。当时，南方砌墙都是用泥土砂浆，重要的建筑才用砂浆。初干时，我们把黄土摊开上好水，急忙用铁耙搅拌，看起来动作很快，但实际效果不好。师傅批评说砂浆未搅拌好，土疙瘩多，不好砌。后来悟出了道理，把泥土摊开上完水后，不要忙着搅拌，先让其吸透水，慢慢溶化一会儿，然后再去搅拌，这样既省力也好用，泥土砂浆中再也没有土疙瘩了。通过这件事，我体会到，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动脑筋，多学习、多观察、多思考，真是行行有学问。

那时我们的试用期为半年，农村孩子肯吃苦，不多事，三个月我就被提前转为正式工人了，成了一名国家经济恢复时期的建设者。1953年，国家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铜陵的矿山上马建设，铜官山铜矿开始生产，从华东建筑公司选调了一批工人，我被选进铜矿当上一名矿业工人——井下矿工。解放初期的矿业工人，地位很高，工资待遇也很好，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人们都很羡慕。对正式工有的单位发块铜牌，有的单位发个符号，凭着这个可以



在商店购物，发了工资再算账。一些年轻人就凭着这些证件到周围农村找对象。我因年龄小，胆子小，开会都不敢坐前面，害怕领导点名发言，总是在后排找个不显眼的地方坐，根本就不敢离开矿区。那时一个月发两次工资，到时就发。对我们刚参加工作的人，特别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来说，感到新旧社会两个天地，新中国成立后所有事情都很新鲜，过去从未见过。两种社会，两种制度，旧社会欺压百姓，新社会尊重劳动、尊重人民。领导干部艰苦朴素，勤奋工作，在群众中威望高，受人尊敬，没有这样那样不好的反映。

矿工的生活是很苦的，但也令人回味。井下的工作三班倒，尤其是冷天上夜班时，刚刚才睡下几个小时又要从热被窝里爬起来，穿上凉衣服是很难受的。炎热的夏天，上白班时在井下工作8小时，又热又累，浑身如水洗一般，真正是汗如雨下。上井时也很难受，见着太阳眼花缭乱。那时井下条件比较差，机械化程度低，严格地说，就是没有机械化，笨重的体力活一干就是整整8个小时。升井后洗澡、吃饭、再加上往返走路的时间，基本上一个班下来就是12个小时。解放初期政治活动多，各种学习每周都有几次，还有班组的会议，我因没有什么文化，从1954年办夜校开始，我就参加了业余文化学习，所以更觉得时间格外紧张。

井下工作劳动强度大、安全要求高，下矿井都是跟石头打交道，一块不大的矿石都是上百斤重，甚至更重些，